

愛上 葡萄酒

*Handbuch
Für
Weinsnobs*

你有沒有聞到一陣葡萄酒香陣陣飄來，
你有沒有感覺到一股葡萄酒風尚漸漸興起。

愛上葡萄酒，愛上品味，愛上自己。

克勞斯·埃格爾 Klaus Egle
唐陳

生活書系 L33

愛上葡萄酒

Handbuch für Weinsnobs

作 者／克勞斯· 埃格爾 (Klaus Egle)

譯 者／唐 陳

編 輯／朱 玉

發 行 人／王聖毅

出 版 者／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

電 話：(02)2332-0430

(02)2339-2500

傳 真：(02)2332-9817

劃 撥：18324544

e - m a i l／shinmiao@ms59.hinet.net

排 版／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

印 刷／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04 年 3 月一版一刷

國際中文版權代理／家西書社

Copyright © Franz Deuticke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Vienna and Frankfurt 1999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 arranged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定 價／190 元

ISBN 957-451-148-0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愛上葡萄酒

Handbuch für Weinstobs

◎克勞斯·埃格爾 著

Klaus Egle

◎唐陳 譯

一個曾經富有的人，因為時運不濟而失去了財富，他賣掉了藝術收藏品，卻精心呵護著酒窖。當有人問他為什麼不賣掉葡萄酒時，他回答道：「一個人離開了藝術還可以生存下去，但是，離開了文化可不行！」

目 錄

酒狂是怎樣一種人？	9
阿德爾貝特	13
像一位酒狂般品酒	18
酒語的魔力	24
葡萄酒的名聲	29
酒狂的小題大作	33
酒店中的酒狂	44
意外，意外！	50
請換一瓶！	63
盲品	68
香檳酒	85
波爾多葡萄酒	73
香檳酒——酒狂心目中的繆斯	
波爾多葡萄酒——酒狂的麵包	



像一位酒狂般贈送葡萄酒

89

酒狂性感嗎？

99

忍耐之旅

123 118

?

130

拜訪聖杯

歡迎加入俱樂部？

帕克說……

136

酒狂速成培訓課程

143

你是個酒狂嗎？

反對酒狂的酒狂

153 147

酒狂精髓

160

酒狂的評價

161

自然的軟木塞還是冠狀軟木塞？

用橡木酒桶窖藏？

163

聞聞軟木塞？

164

憑藉一個小詭計製造陳年佳釀？

167

165

陸敦葡萄酒還是拉斐葡萄酒？

勃艮第葡萄酒還是波爾多葡萄酒？

168

162



葡萄酒是一種投資嗎？

170

風與氣候

172

葡萄酒與菜餚

184

氣味和味道

191

如何佈置酒窖以及把它裝滿

197

信手可拈的關於葡萄美酒的最好名言

210

大酒瓶的魅力——以及它們的名稱

210

201



酒狂是怎樣一種人？

人們不難分辨出道地的葡萄酒行家或半吊子、吹牛大王，但是，酒狂又是怎樣一種人呢？

在這個世界上，喝葡萄酒的人類型繁多，並不比葡萄酒的種類來得少。儘管如此，他們中絕大多數還是可以劃分為五大類型，對那些有希望晉升為酒狂的人來說，僅僅出於給自己定位這個原因，就有必要對它們有所瞭解。

無動於衷的人。葡萄酒對他們來說不是很重要，它只不過是一種能帶來某種愉悅感受的小玩意。有時，他們也喜歡喝一杯，但是絕不會為了討祖母的歡心而買一瓶一九四七年佩楚斯葡萄酒（Pétrus 1947）。人們經常會在出售新釀酒的酒店裡和他們不期而遇，在那裡他們不動聲色地把檸檬汽水對入醇美的韋爾蒂利內爾（Veltliner）中。他們也有興趣偶爾去拜訪一下小啤酒館，但是人們在談有關葡萄酒的話題時，他們無動於衷、冷眼旁觀；如果別人一直在這個話題上喋喋不休，他們很快會感到厭煩、疲倦。

葡萄酒的狂熱愛好者。他們熱衷於談論葡萄酒，頗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中絕大多數通常對酒的內涵不求甚解。如果在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裡正在傾析一瓶美味可口的陳



年葡萄酒，不管天闊地遠，他們都會趕去，絕不錯過品嚐的機會。他們的酒窖都收拾得整潔有序，可以和別人家的起居室媲美，而且每品一次或喝一次葡萄酒，他們都會細心地記下心得體會。除了電話簿外，這些狂熱的愛好者只有一些專業著作，透過這些著作可以查到每一種葡萄酒的所有資料，而這些資料只靠他們自己是不可能收集完備的。

雅痞。這類人之所以飲葡萄酒是爲了趕時髦。早先他們喝墨西哥產的蒸餾酒。如果喝蓖麻油成爲時尚，他們也會毫不猶豫地去喝它。當然，飲葡萄酒令人愜意，但主要原因是人們可以「談論」它。首先他們會下功夫去記一些葡萄酒的名字和商標，這樣在閒聊時他們會被當成圈內人士。雅痞們白天通常不會喝酒，因爲他們還要想法發展自己的事業；再說，午餐後在辦公室裡談話時滿嘴酒氣也不是件時髦的事。

葡萄酒享受者。他們品味細緻，耽於享樂，也許只有他們能透過葡萄酒得到最大的享受。葡萄酒享受者往往不是一朝一夕造就得出來的；想對葡萄酒的品味達到高超水準的話，必須透過不同階段的潛心鑽研——多學、多喝。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們會喝世界上最好的酒，而且只要能帶來歡樂，他們會細心品味每一小滴精美的酒漿。他們對葡萄酒有深入的瞭解，但是從不在別人面前賣弄，因爲對他們而言，葡萄酒不是一門學問，而純粹是種享受。

酒狂。八〇年代初舉行了一次針對名爲「拉斐豪傑古堡紅葡萄酒」（Château Lafite Rothschild）的品酒大會，陳列的葡萄酒從令人難以置信的一九四五年產直至當年的新

釀，應有盡有。品酒活動中有一位與會者問巴龍·埃里克·德·羅斯設爾德，他究竟最喜歡哪種葡萄酒。「一九五九年產，」巴龍回答道：「如果你也同樣偏愛較新出品的葡萄酒的話。」這位先生即是個酒狂。

感興趣的男、女讀者可能會說，如果人們的錢包裡只裝著必備的幾個小錢的話，奢望成為酒狂也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這種說法未免有些失之偏頗，因為要達到酒狂的程度，僅僅有幾個臭錢是不夠的（儘管有大筆金錢和廣闊的地產並不一定成爲障礙），更重要的是要下定決心，進行大量的學習和實踐，忍受無休無止的折磨。因為，至少，那些並不把飲酒當成一種「遊戲」的酒狂都過著一種缺少歡樂的生活。

事先不把杯子搖一搖，用鼻子嗅一嗅，再津津有味地小口呷，葡萄酒是喝不下去的；而每一餐飯，他們認爲必須品嚐至少七種不同類型的葡萄酒。對他們來說，酒杯即是檢測器上的小孔，味覺即是折射計（一種儀器，用來測定葡萄內的糖分），而眼睛則成了電子顯微鏡。他們的腦子裡裝滿了各種葡萄酒的年份、產地和味覺印象。和別人一起吃飯對他們來說就像參加體育比賽，他們必須在大庭廣眾之下證實，那個內行的酒侍與他們——酒狂自己——相較而言，只不過是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半吊子罷了。

有些人可能提出反對意見說，很好，不錯，但是所說的這些，葡萄酒行家不是也可以做得很好嗎？事情的確如此，想要成爲酒狂，光靠知識、好的味覺和好記性還不夠，



他還必須接受形形色色的專門訓練。因爲對酒狂來說，僅僅瞭解有關葡萄酒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他們還要依靠巧妙的手段讓周圍的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他們運籌帷幄，利用姿態、情感、戰略戰術上的技巧以及移情能力等等，來贏得別人的敬重。任何一種能力的缺乏都會讓他們覺得岌岌可危，因爲他們總是冒著會從酒狂那秀麗而陡峭的山峰上墜入半吊子和騙子的深谷中的危險。

你認爲自己已經具備成爲酒狂的條件了嗎？你還想透過艱險的小徑攀登上酒狂之奧林匹斯山嗎？那麼你就需要好的建議，最好讀一讀這本《愛上葡萄酒》。

請注意，本書闡述的內容跟其他關於葡萄酒的書大相逕庭，其他許多書都濃墨重彩地陳述葡萄酒的出產年份或出產地，相信在你們的藏書室裡已經收藏了大量這類書籍。《愛上葡萄酒》更像一位內行的嚮導，它會帶著你們通向五彩繽紛的酒狂世界，它介紹了所有值得瞭解的資訊以及行爲準則，它就跟禮俗和風俗一樣神祕莫測，它會使酒狂從其他普通的飲酒者、葡萄酒愛好者和行家中脫穎而出。掌握了這些知識你將可以在招待會和雞尾酒會上大放異彩，在私人宴會上讓人刮目相看，還可以在品酒時愚弄你的鄰桌，也可以毫不畏懼地與內行的酒侍做針鋒相對的爭鬥。如果你不幸忘卻了這些規則，那麼隨便哪一個郊區酒店裡敢作敢爲的侍者都會在你點酒時將你打翻在地。

阿德爾貝特

一個道地的酒狂

阿德爾貝特是一個酒狂，不管酒狂意味著什麼——反正他是。阿德爾貝特個子不高，體格微胖，穿著飾有金色鈕釦的藍色休閒上裝，把身體上的小缺點很好地掩蓋住了，我想他至少有一打這種休閒上裝，因為我從來沒有看他穿過任何其他衣服，我甚至猜測，他會不會在睡覺和洗澡時也穿著它。阿德爾貝特很少微笑，更別說縱聲大笑了。他嚴肅地認為，自己一生的使命就是成為一個完美無瑕的酒狂。當然，他偶爾也會在一家報社做點有關酒類的編輯工作，那當然是處於次要地位的。身為一個經濟狀況優渥的維也納官宦之家的兒子，他因為經濟上的獨立而沾沾自喜，他一心陷在他的嗜好——葡萄酒上。

阿德爾貝特對婦女沒有絲毫興趣，甚至有點厭惡，就連城裡消息最靈通的報刊《旁觀者》（維也納的一種雜誌，本來是專門針對咖啡館裡的棋牌運動的「專業」雜誌，但是也涉及餐飲的內容）迄今為止都沒有搞清楚，是對酒的狂熱還是別的什麼原因造成這種局面的。阿德爾貝特沒有業餘愛好，也不做什麼工作，他認為葡萄酒是唯一值得研究的東西，



而其他的事情都純粹是浪費時間。除了葡萄酒，疑心病也佔據了他一部分時間，他的杞人憂天有時候折磨得他真正生起病來，以致在較長的時間內他都只能聞一聞葡萄酒的香味——當然，這也刺激了他的感官，使其更加敏銳。阿德爾貝特不是那種想瞭解所有葡萄酒的酒狂，只要能對各種白葡萄酒有所研究他就心滿意足了。也許，在遠古時代就已經產生酒狂這個行當了——我自始至終都堅信：阿德爾貝特在出生時就已經被打上了酒狂的烙印。葡萄酒種類繁多，有波爾多葡萄酒、勃艮第葡萄酒、里奧哈紅葡萄酒、納帕河谷葡萄酒、托斯卡納葡萄酒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葡萄酒。但是，阿德爾貝特被這些紛繁的葡萄酒搞得心煩意亂，他決定從今以後他只要兩種葡萄酒：巴羅洛葡萄酒（Barolo）和李斯陵白葡萄酒（Riesling），出產於瓦蕭的當然是首選。他自然不會把這個決定四處張揚，但是無論如何他都是那種言必行、行必果的人。從這時起，他就對許許多多來自五湖四海的無辜的葡萄酒執行了最可怕的判決——並不是因為它們品質不好，而僅僅是因為它們既不是產自皮蒙蒂，也不是產自瓦蕭。透過這件事，阿德爾貝特最終成了酒狂主義的「大祭司」似的領導人物，因為做為一個道道地地的酒狂，他總是按照自己的主觀意志做出取捨，而對其他任何因素都置之不理。

阿德爾貝特的成就當然不僅僅局限在這件小事上——在千百萬國內外的葡萄酒中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兩種——，還表現在許多其他醒目的行為上。碰巧，他住在我家附近，離我們住處不遠有一個小酒店，因為經營有道業務蒸蒸日上，成為品酒的聖地和全國最

好的酒店之一（當然，事實上，它和「最好的」差距還是很大），可以說，我和阿德爾貝特共同經歷了這些事情。於是，幾乎無法避免的情況發生了，阿德爾貝特想在這家酒館裡佔有一張因為裝潢高級而聞名遠近的固定餐桌。這是他一貫的作風，如果有人早佔了這張桌子，他就會嫉妒地上前聲稱這張桌子歸他所有。人們實在難以相信，一坐上這張桌子他就顯得很難相處，因為阿德爾貝特在其他時候還是彬彬有禮的。但是彬彬有禮只是表面現象，阿德爾貝特其實極有個性，對別人的看法也是滿不在乎，他似乎還在孩提時代就已經擅長惹人生氣了。因此，有一次他坐在我對面，享用了許多美酒後私下裡不斷地聲稱「也許許多人都不喜歡我，但是我喜歡的人更少」，對此我並不覺得意外。

讓我還是言歸正傳回頭談談「品酒的聖地」裡那張固定餐桌吧。坐在他旁邊的通常不是六個人，也不是四個，更沒有人來人往；對，只有阿德爾貝特一個人。極少的時間裡，他也容忍一些葡萄酒行家與他分享這張餐桌——比方我，一個在他眼裡雖然不夠格，但是還是有一些共同語言的葡萄酒愛好者。之所以「有共同語言」，是因為我們有共同的愛好和話題，而且他把我歸入酒狂之中極出色的天才之列；而「不夠格」是因為，除了美酒我還對別的許多東西有著濃厚的興趣，比方古典音樂、自行車運動或者家庭手工大王提姆·泰勒，這些在他看來都純粹是對時間的一種無謂的浪費。

當然，阿德爾貝特並不單單在吃飯的時候才使用這張餐桌，偶爾他會使用它為相關的飲食雜誌撰寫關於葡萄酒的小品文或專題文章。因為這類文章要求題材的多樣性，遠